

新編今古奇觀

责任编辑 陈云生

封面设计 梁 珊

封面题字 俞建华

新编今古奇观 顾希佳 金达军编写

浙江文革出版社出版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208,000 印数00,001—40,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283 定 价：1.50元

出 版 说 明

这是一部模仿明代拟话本《今古奇观》形式编写的故事集。

《今古奇观》是抱瓮老人选择“三言”、“二拍”中的一些优秀话本，经过增删、润饰，编辑而成。在这些话本中，有的是说书人根据当时的戏曲演绎、改编的，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新编今古奇观》的编写者从中得到启发，选取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戏曲，学习《今古奇观》的笔法，通过再创作，丰富和充实了原来的内容，以故事的形式介绍给读者。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望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目 录

第一卷	巴山遭灾	迂秀才试卷告状	
	慈禧赐酒	有功人饮鸩丧命	(1)
第二卷	首创剖尸	张秀姑惨死斧下	
	为求真知	祖冲之仗义抗上	(12)
第三卷	深明大义	樊梨花重归故土	
	真心悔过	薛丁山三请娇妻	(25)
第四卷	求贤若渴	李世民新丰受窘	
	画龙点睛	马才子酒肆述志	(38)
第五卷	盘根错节	青州府酿成冤狱	
	顺藤摸瓜	玉扇坠揭开迷云	(52)
第六卷	有恃无恐	窦广平剑刺都尉	
	大义灭亲	文皇后生祭国舅	(64)
第七卷	只手遮天	胡知县草菅人命	
	一身是胆	挑水伯抱打不平	(75)
第八卷	匆促定谳	开封府误断冤案	
	有错必纠	包龙图引咎自责	(87)
第九卷	充军路上	林则徐造福黎民	
	黄河岸边	众百姓送别青天	(99)
第十卷	醉理公案	庞士元将计就计	
	敬服贤才	张翼德知错认错	(113)
第十一卷	末朝皇帝	秉性多疑难容人	
	一代名将	报国无门长遗恨	(128)

第十二卷	邦国为重	乾隆帝察访新疆
	儿女情长	香姑娘义结姻缘……………(143)
第十三卷	机关算尽	霍显歹毒终害己
	玉笛声怨	汉宫凄凉恨难消……………(158)
第十四卷	暗藏杀机	秦奸相兴风作浪
	化险为夷	三夫人义结金兰……………(170)
第十五卷	泪洒村头	寡妇为儿再嫁人
	血溅寿堂	儿子求荣不认娘……………(181)
第十六卷	三救舅郎	贤姐夫忍辱负重
	为报春光	浪荡子革面洗心……………(191)
第十七卷	一场灾祸	活画出世态炎凉
	五女拜寿	细体味人情冷暖……………(200)
第十八卷	真假难辨	邹应龙巧断凤冠
	善恶分明	有情人终成眷属……………(214)
第十九卷	以貌取人	纨裤子弟竞风流
	将心换心	黑脸姑娘托终身……………(224)
第二十卷	洞房惊变	新郎现形成豺狼
	寿堂唱曲	善婆露馅实蛇蝎……………(237)
第二十一卷	红楼夜审	江燕燕仗义报恩
	法场迎娶	恶知县白日做梦……………(251)
第二十二卷	发愤进取	乞丐郎蟾宫折桂
	自甘堕落	骄宠子沦为盗贼……………(262)
第二十三卷	荒唐透顶	浪荡子嗜赌押妻
	仁至义尽	豆腐郎成人之美……………(271)
第二十四卷	下楼盘婿	曾荣患难识知己
	归宁索夫	兰贞动怒闹相府……………(284)

第一卷

巴山遭灾 迂秀才试卷告状 慈禧赐酒 有功人饮鸩丧命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社会风气。那时候的读书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荣宗耀祖，出人头地，就拚着命关起门来攻读八股文章。当时还有一句话，叫做：“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正是那些一心研读八股文的读书人的真实写照。有一本叫做《儒林外史》的书，就专门写了一批读书人的丑态，猛烈地抨击了这种万恶的科举制度。书里写了一个周进，考来考去考不取，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白衣秀才，叫做老童生。为了中举，他可以不择手段，出足了洋相，甚至宁可趴在地上磕头。还有个范进，没有中举以前穷苦不堪，十二月里还穿着单衣，冻得簌簌发抖。应考回来，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这天他正在市场上卖鸡，突然听说自己中了举，竟兴奋得痰迷心窍，发起神经病来了。真正是坍足了读书人的台！说起来，这些人不过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令人可悲！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难道个个读书人都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的。古时候有志气的读书人，宁可不做官，也要做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的，也并不少见。今天讲一则

故事，故事里的巴山秀才孟登科，就与众不同。一开始他虽然也是死读书，读死书，读来读去读不出山，有点酸溜溜，后来却终于成为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长了读书人的志气！

要讲巴山秀才，就先要从清朝光绪年间的一桩惨案讲起。

当年，四川巴山遭遇大旱，田里颗粒无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县官却侵吞公粮，似虎如狼。四乡八里的饥民忍无可忍，只好一道去跪在县衙门前，头顶香盘，匍匐膝行，叩头哀号，请求官府开仓放粮，给百姓们放一条生路。哪晓得知县孙雨田毒如蛇蝎，两面三刀，对着百姓，他发誓明志，悬印呈文，说是要到省城去为民请命，说罢，一溜烟离开了这是非之地。而他一到成都，却又在上司面前谎报巴山民变，说他们是“夺印驱官，聚众造反”！四川总督恒宝是个八旗子弟老官僚，既粗鲁又昏庸，他一不调查，二不对证，当场就下了一道“剿办”的手札，派提督李有恒带兵赶到巴山，大肆镇压。一时之间，巴山内外，血流成河，尸骨遍地，一片凄凉景象。可怜巴山三千百姓，无辜成了刀下冤鬼。

这桩鬼哭神泣的冤案，不觉惊动了一个读书人。此人就是今天要讲的巴山县穷秀才孟登科。

说起孟秀才，也实在是个可怜虫，此人平时“之乎者也”不离口，“四书”、“五经”不离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说起来，他前前后后总共进了十二趟考场，耗费了三十六年光阴，算算年纪已有五十挂零，却一次也没有考中，竟还是个老童生！这次巴山大旱，他也深受其害，肚皮饿得咕咕叫，却仍旧捧牢一本《八股制艺》读个不

言。当初饥民请愿，求他代写禀帖，他却一心做他的状元梦，空口许愿，说什么只要他孟登科一旦登科，当上八府巡按，就到巴山来开仓放粮，劝饥民要相信官老爷，回家缝好米口袋，单等去领救济粮。真正是迂得可怜，酸得可笑！结果呢？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提督李有恒带领军队，冲杀过来，血洗巴山，杀人如麻，马踏老翁，枪挑婴儿，烧杀掳掠，大施淫威。就是对他这个穷秀才也不放过，官兵一刀劈下去，差一点送掉他一条老命。幸亏袁铁匠挺身而出，替他挡住了这一刀，结果倒反是袁铁匠刀下丧身。眼前的血雨腥风，使得这个迂夫子也终于发起犟脾气来，心想：巴山父老呼呼救济，并无反叛之意；按理说，救灾如救火，怎么平白无故会杀来一支兵马，大肆剿办起来了呢？他想来想去想不通，非要把这件事的起因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就带着娘子赶到成都，按照袁铁匠临终嘱咐，去找袁铁匠的外甥女霓裳，为巴山父老告起状来了。

却说他要寻找的霓裳，从小失去双亲，由舅父袁铁匠扶养长大。后来失散，沦为歌女，被四川总督恒宝看中，收为宠姬。这一天，成都的总督府正大摆筵席平巴山的庆功宴，孟秀才来找霓裳，正好与前来赴宴的酷吏孙雨田碰个对面。孟秀才一见，顿时火冒三丈，顾不得官场规矩，当场就在花厅宴席前告起状来。恒宝想，这老头儿真是肉骨头敲鼓，昏冬冬了，怎么跑到这里来告状？孙雨田趁机来个先发制人，说孟登科是巴山余孽，漏网之鱼，不管青红皂白，将他绑了起来，就要推出去杀头。

孟登科五花大绑，正要被推出衙门问斩，耳听得总督正在疙瘩瘩地读他写的状子：“……孙雨田谎报民变，不啻

豺狼蛇蝎！李有恒奸掳烧杀，何异魑魅魍魎。”这位总督是个草包，哪里认得后面这几个字？一读，竟把“魑”字读成了“离”字。孟登科一听，犟劲又上来了，竟不顾一切地大喊：“错了，错了！”

总督以为这个秀才要讨饶，就吩咐押回来，问他：“错在哪里？”孟秀才就摇头晃脑地在大堂之上掉起文袋来，说道：“大人，字认白了。不读‘离’魅，该读‘痴’魅。”总督一听，心想：什么话？我一个堂堂总督，要你一个小小犯人来扳我的错头，今天真是太阳西边出了！也发起犟劲来，说：“本帅偏要读‘离’，你又怎样？”孟登科却还是不买帐，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不行，按康熙字典，平上去入，痴、齿、次、池四声均可，然而不能念‘离’哟！”你们想想看，这个秀才迂不迂？自己就要人头落地了，却还有心思去管别人的错别字，真正世上少有！总督见了，哈哈大笑。谁知道孟秀才却还要认认真真地加上一句，说是“头可以杀，字不可以读错。所谓魑魅者，害人之鬼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下子又把孙雨田和李有恒两人咬住了。

孙雨田勃然大怒，大骂孟登科是疯子，诬告官府，胡说八道！孟登科到这时也就豁出去了，竟追问道总督来：“据大清律例，巴山民情只能抚办；请大人追查，是哪个糊涂官下令剿办的？”总督恒宝坐不住了，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喷嚏。孙雨田故意要把总督激怒，就开门见山地对孟登科说：“就是上面这位大人亲笔下札剿办的，你又敢怎样？”这一来，正好是火上浇油，孟登科也不管会有什么后果，就直统统地在堂上大骂起总督恒宝来。这一来，总督自然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了，心想：孙雨田谎报民变，李有恒掳掠烧杀，二

人固然有罪；不过，下令出兵镇压的罪魁祸首，到底还是我自己呀，这不是指着和尚骂贼秃吗？还了得！你要告状，也得鉴貌辨色，看看形势才是，怎么好直统统地骂起我来了呢？总督恒宝当然吃不消了，顿时面孔一板，眼睛一弹，喝令将孟登科推出去斩首。

这时候却急坏了旁边一个人。啥人？歌姬霓裳。刚才大堂之上的一幕，她亲眼目睹，看得十分真切。她见孟秀才舍生忘死为民告状，不觉十分佩服，只可惜他直来直去不转弯，眼看着就要遭到杀身大祸了，怎能见死不救呢？于是就想了个应变之策，高喊：“刀下留人！”随即跪在堂前，对总督说：“大帅开恩，饶了我的舅父吧。”

总督一听是霓裳的舅父，就已经有些犹豫了。这时候霓裳又上前说了不少好话，劝他宰相肚内好撑船，网开一面，放条生路，谅一个小小百姓也掀不了大浪。又说：“你总督要是这点面子都不给，那就干脆连我霓裳也一起杀了吧！”说罢就要去寻死。就这样，才总算把孟秀才救了下来，只是被责打四十大板，赶出衙门了事。

孟秀才挨了一顿板子，脚步踉跄地回到了客店里。刚刚坐定，孟娘子就捧出那本翻烂了的《八股制艺》，要他继续攻读。秀才读书，这是几十年的老规矩了，可他今天心里乱糟糟的，读了半天，却怎么也读不进去。他实在弄不明白，读书，读书，一天到晚读书，又有啥用处呢？他想，圣贤书上说得蛮好听，却救不了百姓的半点疾苦。既然这样，我为啥还要死死抱住它不放呢？再看看那些当官的，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是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去告状，差一点一命呜呼，换来的是四十大板，板

板打在心里。我难道还要去争这种骗人的“功名”吗？想到这里，他终于打定主意，来个破釜沉舟，宁肯不要“功名”两字，也要将巴山一案弄个水落石出，不平冤狱，死不罢休！孟秀才心里一阵激动，腾地立起身来，拿起那本《八股制艺》，就要放在油灯火上焚烧。在旁边的孟娘子看秀才要烧书，连忙一把夺过书来，急喊道：“啊，你不要功名啦？你疯了！”孟秀才惨然一笑，说：“娘子，我不疯，我要去告状，再也不考了；我不告，对得起巴山冤魂吗？”这边孟秀才大梦初醒，那里孟娘子却还是懵里懵懂，哭哭啼啼地诉说起来：“不考，你又对得起我吗？我守你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你的三杯御酒在哪里？我的凤冠霞帔在哪里？难道你一点也不为我想想吗？”孟娘子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说起来，她为了帮助丈夫攻读，求取功名，确实花过一番苦心。他俩青梅竹马自幼订亲，父母嫌秀才贫穷，几次悔婚，她却认定丈夫有出头之日，一定要嫁给他，不怕寒窑苦，织布度春秋。血洗巴山那天，夫妻俩四处逃难，她命都顾不上，却把孟秀才那本《八股制艺》紧紧抱在怀里。要知道，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呀！没有它，什么都完了。如今孟秀才却要将它一把火烧了，这不是等于在烧她的心吗？孟娘子不由一阵心酸，双手捂着脸，大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一顿脚，说：“好啊，你要告状，我就死给你看。”说完就要悬梁上吊。孟秀才一吓，又是一身冷汗，连忙拖住娘子说：“死不得，死不得，有话好商量嘛！”

这一来，孟秀才倒觉得左右为难起来，怎么办呢？夫妻两人，一个要告，一个要考，争来争去，争不明白。正在这时，店幺姑进来报喜说，霓裳姑娘派人送来纹银百两，书信

一封。信上说，朝廷派主考官张之洞入川，他是恒宝的死对头，劝秀才去见主考官。这天夜里，孟秀才看罢书信，辗转反侧，一夜睡不着，昏昏沉沉，做了几个梦。突然他计上心来，打定主意要到考场上起来一个“智告”！

到了开考这一天，孟登科夹在一大批生员之中，手捧考卷，也一本正经地进了考场。别的考生都是循规蹈矩，一点一划，在考卷上挖空心思地去做他们的八股文章。独有孟登科却是异想天开，竟将考卷写成了一张冤状，把巴山冤情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写在考卷之上，真是声泪俱下，令人不堪卒读。这就叫做“智告”。迂秀才这时学得乖巧起来，晓得硬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弄得不好，还要掉脑袋。因此冥思苦索，才想出了这么个“智告”的办法来。这一着，别人想都想不到，还着实有点厉害哩！

说来也巧，孟秀才的这张冤状，正中了主考官张之洞的下怀。提起这个张之洞，很有点名气。当年西太后慈禧和东宫慈安闹矛盾，一天到晚搞磨擦，张之洞周旋于两宫太后之间，官运亨通，十分了不得。张之洞与四川总督恒宝面和心不和，相互争宠斗法，老早就是冤家对头。他今科到四川主考，本来就想乘机查出点凭证来，好摘掉恒宝的一批顶子，出出心里的一口冤气。现在接到这张冤状，真是高兴啊！他想这下机会来了，便日夜兼程，赶回京城，将巴山冤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这一来，整个朝廷都震动了。东宫趁机攻击西宫，西宫连忙补漏洞，生怕民怨沸腾，事情闹大，就下旨派钦差赶到四川，立即查明巴山冤案，惩办元凶，以平民愤。

恒宝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糟糕！这事怎么会被西太后知道了呢？倘若当真追查下来，我还有

命吗？他越想越心虚，越想越是急，想到后来，只好咬紧牙关，搬出最后一张王牌来：拿谎报民变的孙雨田杀头开刀。谁知道这位知县早已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要杀小人的头还不容易？只怕是谎报民变罪小，下令出兵罪大，大人岂能脱得了干系？卑职死不足道，只怕大人的脑袋也要搬家了！嘿嘿！”

恒宝听罢，吓了一跳，心想：是啊，逃得了初一，逃不了月半，当初那道“剿办”的手札不是自己下的吗？倘若追查出来，这可怎么办呢？孙雨田又凑上去说：“大人，卑职倒有一计。”“喔，什么计？”孙雨田四下一看无人，就压低声音对恒宝说：“大人，问题就出在‘剿办’两字上。既然这样，何不趁钦差没有来之前，赶快补写一道‘抚办’的札子，调走那道‘剿办’的札子？然后一口咬定，未曾谎报民变，也未曾下令剿办，而是李有恒违背将令，擅自剿杀。把全部罪责推到他的头上，杀掉一只替罪羊，大家太平无事，岂不是好！”恒宝一听孙雨田的“调包”计，自然拍手赞成，说道：“好极，好极！”于是，马上补写了一道札子，札子上“抚办”二字写得分外醒目。恒宝把札子交给了孙雨田，并再三关照，“调包”时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千万不可泄露秘密。

没过几天，朝廷钦差奉旨出京来到四川，排场大得不得了：前面是一支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一面面令牌上赫然写着“代天巡狩”、“奉旨查办”几个大字。仪仗队的后面，第一项就是钦差的八抬大轿，接着是一大串官员，^⑥骑马的骑马，坐轿的坐轿，气象森严，好不威风。恒宝早已等候在制台衙门前，不敢有半点怠慢，将钦差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

钦差刚刚坐定，就请巴山秀才孟登科上堂，对他说：“本钦差奉旨审理巴山一案，你且在一旁看来。”孟登科答应一声，静坐一边。接着，钦差面孔一板，对孙雨田说：“案情原委你从实讲来！”孙雨田早已和恒宝商量停当，自然不慌不忙，上前禀告道：“回禀大人，巴山干旱，卑职为民请命，实报灾情。”钦差“唔”了一声，点点头，又问恒宝：“接报之后，你如何处置？”恒宝说：“回禀王爷，下官体恤巴山灾民，下札抚办。”这时候，提督李有恒吃不消了，听到“抚办”两个字，好比晴天一个霹雳，差点吓破了胆，心想：啊呀呀，明明是“剿办”，怎么变做“抚办”了呢？变得比天火烧还要快么。你这么一变，我的性命不就完了吗？于是不顾一切，就在大堂上喊起来：“大人，冤枉！大帅叫我剿办的，我敢不剿么？”钦差微微一笑，说：“口说无凭，札子拿来。”李有恒连忙从身边取出札子，递了上去。钦差接过札子，仔细一看，札子上的的確確写的是“抚办”两字，顿时，脸色阴沉了下来，喝道：“铁证如山，还敢狡辩！来啊，将他绑出去斩了！”明明是“剿办”的札子，怎么变成“抚办”了呢？李有恒蒙在鼓里，脑袋要掉了，却还是稀里糊涂。不过，孙雨田心里却明明白白。原来就在昨天晚上，他们两人在一起喝酒，孙雨田把李有恒灌得酩酊大醉，做了点手脚，从他身上偷出札子，当场调了包。你说厉害不厉害！

钦差话音刚落，只见那边巴山秀才孟登科却霍地站起身来，大喊一声：“慢！在下有一件稀罕的玩意儿，要请大人见识见识。”大家一愣，只见孟登科又取出一道札子来。钦差连忙接过一看：乖乖，这不是“剿办”的札子吗！他将眼

珠子朝恒宝狠狠一瞪，说：“哼，这是怎么搞的？”恒宝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变戏法似地变出这个札子来，顿时吓得魂灵出窍，眼睛发直，半天也答不上一句话来。孟登科接过话头，哼哼哈哈地说：“怎么搞的？大人，他们调包调得实在不高明，调来调去，调到我的包里来了。嘻嘻！”原来那天恒宝和孙雨田在商量调包时，谁知隔墙有耳，正巧被霓裳听见。霓裳姑娘知道孟秀才是为穷人喊冤，自己应该助他一臂之力，因此，就冒着生命危险，以恒宝的名义从孙雨田手中巧妙地骗走了“剿办”的札子，把它交给了孟秀才。

这一来，恒宝一伙可慌了手脚，连忙扑通、扑通地跪下来叩头求饶。这位钦差翻转面孔，吹胡子瞪眼睛地说：“哼哼，你们这一群混蛋！今天要不是秀才揭了老底，本钦差险些上你们的当啦！来呀，把恒宝撤了，把孙雨田绑了，把李有恒砍了！”一声令下，亲兵一拥而上，将李有恒推出去一刀斩了。恒宝、孙雨田吓得看都不敢看，两腿直弹琵琶，差一点昏倒在地上。

这时，钦差走下堂来，笑呵呵地对孟登科说：“他们全都完蛋啦，你总该满意了吧？”又拍拍他的肩膀，说：“西太后说了，你这一状告得好啊！从古到今，有文状元、武状元、文武双魁状元，还有‘进宝状元’、‘打更状元’，你老不简单，竟是个告状的状元。好！西太后夸你是个人材，特地赏你皇封御酒。”说完，派随员给孟登科换衣更帽，并当场开启皇封，给孟登科满满地斟了一杯御酒。

孟登科历尽千辛万苦，到如今总算弄清了巴山一案，如愿以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心想到底是皇恩浩荡，自己是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双手接过御酒，咕噜噜一口气喝了

个底朝天。

谁知道，三杯御酒刚落肚，孟登科却觉得腹中一阵疼痛，顿时面孔变色，浑身冷汗直冒，手一松，杯子落地打得粉粉碎。孟登科晓得不好，叫道：“我中毒了！”话刚一出口，脑子嗡地一下，便啪哒倒在地上。

看到这情景，恒宝才恍然大悟，高兴得一蹦八丈高，对钦差连声说：“王爷，高，实在高！”钦差“嘿嘿”一笑，说：“不是我高，是西太后高。象他这种人多几个，大清朝不就完了吗？你们才是大清的栋梁。没事了，大家没事了！”说完便撕毁了“剿办”札子。孟登科见了要去抢，反被钦差一脚踢倒。

巴山秀才孟登科象做了一场恶梦似的，直到临死才算是猛醒过来。这时候，孟娘子闻讯赶到公堂之上，一见丈夫中毒，命在旦夕，不由得五内俱裂。她朝思暮想的凤冠霞帔顿时化作泡影，由于强烈地一喜一悲，一怒一哀，竟当场发起疯来。可怜的歌姬霓裳也没有逃脱魔掌，被钦差抓了起来，押到堂前。霓裳是个烈性女子，怎肯屈服！她当场大骂，被钦差劈死。孟登科目睹这一幕幕惨剧，心如刀绞，此时药性已经发作，他终于满腔悲愤地死在了公堂之上。

这真是：

巴山秀才梦登科，南柯梦醒遭叵测。

百姓争盼山河清，天府传唱一悲歌。

第二卷

首创剖尸 张秀姑惨死斧下
为求真知 祖冲之仗义抗上

话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有个布鲁诺，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就是因为宣传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并且在理论上对它有所发展，竟马上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最后被罗马教皇的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临死前，向四周围观的人们喊着：“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他的话确实说对了。现在我们提起布鲁诺，谁也不会说他是大逆不道；相反，大家都会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是科学的先驱、伟大的战士，打心底里佩服他那种为科学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象这样的科学先驱，我们中国有没有呢？当然也有。就说南朝刘宋大明六年，就是公元462年，比布鲁诺殉难还要早一千多年的时光，沛郡相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淮北市相山一带地方，就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奇事。且让我细细说来。

自古以来，淮河流域多灾多难。再加上南北朝时代战乱不止，天灾人祸，更是民不聊生。那一年，淮北地方连遭大